

遠景
VISTA PUBLISHING

方術紀異

王亭之 著

上



方術紀異

上

王亭之

方術紀異^(上)

遠景叢書 E⑧

作 者	王 亭	之 恩
發 行 人	沈 登	之 恩
出 版 者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郵 局 7 — 5 0 1 號 信 箱	
郵 撥	0 7 6 5 2 5 5 — 8	
電 話	(02)22553522	27540696
傳 真	(02)22553588	27540691
印 刷	紅藍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二段 281 巷 3 號	
定 價	新台幣 280 元 · 港幣 88 元	
初 版	1 9 9 8	年 2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ISBN 957-39-0571-x

法律顧問：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 尤英夫律師

序

對於方術，王亭之一向抱着既不全面否定，亦不全面肯定的態度。為甚麼不否定，因為有些人的確具有超乎常人的根識，例如人的聽覺受聲波幅度限制，假如能超越這些限制，那就可以聽到一般人所不能聽到的聲音，在方術的層面，就可以稱為「道術」，或如今人之稱為「異能」。

然而為甚麼又不肯定呢？

任何方術，包括星相風水，都有它的局限性，是故許多稱為「大師」的人，漁色漁利或者得意，可是其際遇卻往往不足為外人道。由是可見方術之不足盡恃。至於不學無術之輩，假方術之名，跡同行騙，那就更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了解方術的局限，非常重要，否則便會變成迷信。古往今來，許多人即因迷於方術而致身敗名裂，甚至國破家亡。這些人認為方術萬能，卻不了解業力的重要。

佛家說業力，即所謂因果。然而因果卻非宿命，因為單獨具有一因，並不能立即生起善惡果報，必須還要客觀條件成熟，因才能生果。此即如單獨一粒種子不能生成果實，必須種植、培養，才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以果報的生起，除因之外還須具備諸緣。人若能依

佛法修行，善緣具足，惡緣不生，則自能會善因生善果，而惡因則不起，由是命運便發生改變。

但倘若恃著方術，利用方術，以為可藉此以求名利而不擇手段，那麼，所作皆為惡緣，自然所生唯是惡果。

因此，必須站在「因果」、「緣起」的立場來對待方術，然後才不致迷於方術，而能善用方術。

本書名為《方術紀異》，目的卻並不在於利用「異」來眩惑人心，讀者應於「異」的背後知其局限，且能知緣起，然後才能了然於方術的作為。所以說起來，學佛實在比學方術重要。學佛又須求解脫而不求執著於自我的福報，然後才不致為「異」所誤。是有厚望於讀者。

一九九七年七月 王亭之於圖麟都

目錄

序

異能篇

前言

「五鼠連財」目睹記

茅哥表演求雨術

茅哥學茅山術

祝由科神術治駝背

符水止牙痛

道家門派大略

茅山祖師魏夫人

唐太史治背疽

林琴南說人妖

邪術修成對口瘡

清微派雷法

張燦治袁世凱心疾

宋代茅山祖師白玉蟾

白玉蟾戲試「五雷法」

上茅山與下茅山

中國道家魔術之謎

鬼屋魔術是火彩

佛道兩家有魔術

呂洞賓變戲法

婆羅門幻術

大宛眩人是戲法祖師

希臘神棍的大魔術

21

20

17

16

14

12

8

5

2

1

46

43

41

39

37

35

33

32

29

26

25

23

22

四大文明古國大混合

下茅山祖師蛋子和尚

川劇有江湖戲法

杜七聖演七聖法

蛋子和尚鬥杜七聖

《聊齋》的「種梨」

續頭法用「彩刀」

東方朔的點金術

漢武帝會衛夫人

「天宮偷桃」是繩技

唐代的繩技故事

下茅山的天神下降

「敕法」有法有魔術

左慈的「變化」術

「魔術大衛」的搬運術

破「神仙」的法

漢代方士與魔術

麻姑與太玄女

張果老變容見明皇

韓湘子「火中生蓮」

張天師召關雲長

東莞煙花有「高彩」

戲法的源流

民初雲南鬥法的故事

「守一」可修天眼

「守一」忌污穢之理

「第三眼」鬼話連篇

清末一個天眼通

夷島異能人不快樂

關於王亭之的預言

77 75 73 72 69 66 64 62 60 58 56 53 51 48 47

103 100 99 98 97 94 90 89 87 85 84 83 81 79 78

人人可起小神通

異能術士的炫耀手法

失明術士有異能

管輶的異能占卜

庾嘉德的天眼

曹操喜養方士

沿海居民多迷信

武攸緒韜光養晦

異能的局限

異能人聚眾作亂

清末褚老人鬥排幫故事

「帶功書法」是畫符

「人神交接」的書法

夷島巫師的鯊魚功

唐代的費雞師

巧遇夷島女巫首領

夷島巫術的修法

夷島巫師祝地

徐花農紙人案

生病醫病都在心理

祝由科清水畫硃符

唐人街神仙的故事

夷島巫婆治病

祝由科移瘡之術

異能有假亦有真

千真萬確有狐仙

乩仙指示前程

扶乩的故事

最靈驗的乩文

扶乩源自「迎紫姑」

126 124 122 120 117 115 113 112 111 110 109 107 106 105 104

159 153 150 148 145 144 143 142 140 139 138 135 133 131 127

扶乩始終有疑點

金聖嘆的乩詩

清代彭玉麟扶乩故事

宋代的山陽女巫

廣州城頭的馬桶陣

「六一事變」與扶乩

巫蠱篇

彝族文化與方術的關係

彝族巫師懂下蠱

大馬巫師「下降頭」

古代妓女「厭勝」術

宋代下降頭奇案

華巫巫師大鬥法

夷島下降頭的故事

193 188 187 186 182 180 176

173 172 170 164 163 161

南美亦有降頭術

夷島愛瑪皇后的故事

大馬的毀容降

降頭真相始終是謎

明末鄒露苗疆的故事

巫蠱分男女二途

狐仙只是靈異眾生

家乘靈異事件

三代命運如出一轍

家乘巫蠱事件

東密「降三世明王」調伏法

巫蠱非科學所能解釋

243 238 232 230 222 219 216 211 210 205 200 196

前言

王亭之作客圖麟都，客舍每多座客談玄說術，至中夜始散。於是興致勃然，取歷代筆記小說尋閱校理，便覺得我國方術博大精微，實在值得研究。

方術其實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今人稱之為「異能」，古人則稱之為「法術」。但法術亦往往跟變戲法的魔術相混。美國有位變走自由神像、穿過萬里長城的魔術大王大衛·高柏菲爾，接受電視訪問，便說自己的魔術有參考中國「道家魔術」之處，由是實可知「異能」的真相。

另一類則是術數。它的範圍很廣，占卜類有易卦、六壬；風水類有風角、玄空、推自人的祿命則有五星、子平、斗數。此外還有詳夢、拆字，以至兩頭箱、三世書等等。每類術數都代有能人，因此便亦留下許多術數的故事。

正如「異能」之摻入魔術，術數亦每每摻入許多江湖技倆。有一本《英耀賦》，便完全是說怎樣由來客的舉止，推測他的心理，由是術者便可以捉其心理，一讚一彈，加上恐嚇，人便每每推為神算。

所以我國方術雖博大精微，其實亦包含不少糟粕。而且，所有的方術都有他的局限，是故世上絕無吃飯的神仙。

在開始這篇《方術紀異》之前，先行作如上的交代，讀者幸勿以為宣揚迷信。對許多故事，實應加以思索，則不致為表象所愚也。

「五鼠運財」目睹記

王亭之親自見過一次「異能」表演，是在童年，先父有一好友，姓程，業律師，可是他的律師業務卻不見得好，每晚便來舍下吃晚飯，兼且「打三星」抽鴉片煙。

有一次他對先父說，長年叨擾，無以為報，因此願意將其下茅山大法傳給王亭之，但要拜師叩頭，還要在祖師神位前立誓，妻財子祿任損其一。他還建議，王亭之可以立誓損妻，蓋夫妻如衣服也。他自己當年跟妻室過分恩愛，因此立誓損子，果然年老無子，如今甚為懊悔。

先父當時聞言，便婉轉推辭。同時乘機請他表演一下茅山的法術。程叔叔起初不肯，但一齊「打三星」的煙友卻激將說：「你不肯表演，人家怎肯把兒子交給你做徒弟？」經此一激，他便答應表演一個茅山大法：「五鼠運財」。

他在屋內勘踏一番，然後吩咐先父教人將柴房收拾乾淨，再在地上鋪上一張白布，並取一個大簍籬備用。一切準確妥當之後，他便吩咐，全屋人的錢箱都要放一把米，袋中如有鈔票，亦要取出來放在抽屜，鈔票上亦要放一把米。如是諸事妥當，他就開始作法了。

他起初是在柴房外唸咒，一邊唸一邊忽進忽退地走步，先父便對王亭之說：「這種走法叫做禹步。」

從禹步作法之後，程叔叔便招王亭之過來，示意跟他一起入柴房，並親手關上門，又圍着地上的白布來禹步作法。良久，才叫王亭之把簍籬翻轉，覆在白布之上。

這時，他又圍着白布唸咒畫符，然後拖着王亭之的手走出柴房，再把柴房門關好，又在門上唸咒畫符一番。

柴房前的天井，這時已站滿了人，程叔叔把他們趕開，只命王亭之守着柴房門，天井裏不得站任何人。

然後他又優哉游哉，回內廳躺在羅漢床上，「打三星」抽鴉片了。過足癮頭，才出來叫王亭之打開柴房門，揭起簾籬來看。

一看，王亭之尖聲大叫，一疊港幣不知何時已端端正正放在白布之上。於是拿起來，入內廳交給先父。程叔叔對先父說，這些錢不能留，要馬上買消夜吃。眾人一看時鐘，其時已是半夜，當時廣州的店舖關得早，三更半夜已沒有甚麼東西可買，數數那疊港幣，數目不少（好像是七八十元），那怎能把它化光呢。眾人計議一番，才決定派傭人去長堤買生果，因為長堤有女伶唱曲，歌樓下的生果檔一定未關。

兩個傭人把生果買回來，足三四籮，甚麼水果都有，幸虧看熱鬧的人還未睡覺，人多好合作，一下子就把水果吃光。一邊吃，自然一邊嘖嘖稱奇，還盤問王亭之，到底他有沒有漏洞。

生果吃罷，程叔叔叫人傳話各房，檢點有沒有不見鈔票，同時可將壓着錢箱或鈔票的米拿開，但卻不能放回米缸，亦不能用來餵雞，只能丟在垃圾桶。

各人點檢查完畢，都回報無事。程叔叔便神秘地一笑，對先父說：「你明天叫人送一百元港幣給隔壁兩家的補鞋佬。」

第二天，傭人給補鞋佬送錢，補鞋佬自然問因何事，傭人便一五一十將程叔叔昨晚表演「五鼠運財」的事告訴他，補鞋佬連忙回房去找，出來時，說他的積蓄統統不見了。不過收回一百元補償，那就比所失更多。

程叔叔原來吩咐眾人，不可把「五鼠運財」的事張揚，然而人多口雜，那裏禁止得了，故事於是愈傳愈眾，程叔叔於是便搬了家，再不跟我們同街了。先父在時，他還時時來往，及先父逝世，辦完喪事之後，他卻便絕迹不來了，因為他還表示過要收王亭之為徒，卻給家母頂撞了兩句，他不來，大概生氣了。

這次「五鼠運財」的事，王亭之始終莫名其妙，因為既然錢的確從隔兩家的補鞋佬那裏運來，便不可能是掩眼法。

但亦有人說，可能還是掩眼法，他自己把錢放進簍籬之下，第二天叫補鞋佬認數，他們彼此相熟，應該絕無問題。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恐怕永遠成為懸案。

茅哥表演求雨術

王亭之一生似乎特別跟方術之士有緣，五十年代末期，王亭之賦閑在家，讀書寫畫，修煉道家西派的內丹，偶然到越秀山的流花茶室下盤圍棋，則必順便於晚飯後欣賞廣東曲藝團的演唱，生活得十分優游。就在下圍棋的場合，便認識了一位茅山師傅。

這茅山師傅姓姚，下四府人，就在王亭之所住的街尾開一家小雜貨店。跟他認識，是因為買香港煙。那時香港煙只有一個牌子：「好彩」，每包人民幣一元一角，整條買便只賣十元。王亭之每月要買十五六條煙，算是大主顧，加上他喜歡下圍棋，常常在雜貨店的櫃台擺一局棋，只有王亭之才是他的對手，因此便相交莫逆。

既相熟了，便無事不談，他看得出王亭之修道家，又說道家西派有許多上茅山的功法，只不過沒煉上茅山的「五雷都功」，因此不懂斬邪治鬼。經王亭之追問，他自認學過上茅山，是神霄派的弟子，不過算是輩份低。

上茅山分神霄、清微兩派，一向以清微派為正統，祖師是晉代的魏華存夫人。神霄派則是支流，在宋代時出過一位白玉蟾，因此才一度聲勢顯赫。白玉蟾是海南島人，於修煉丹法之外，還練「雷法」，所以神霄派便亦有斬邪治鬼、醫瘟疫、求雨這一套畫符噀水之術，道家西派則不屑為之。

從此，王亭之便把這姚師傅稱為「茅哥」，不知道的人，還以為王亭之說他下棋下得「茅」，

因為他久不久就爭着要回棋。

那茅哥不斷勸王亭之想辦法去香港，又說其實不捨得，因為在廣州，他就只有王亭之這麼一個忘年交。他又悄悄打聽，道家西派是不是修「房中術」，可不可以過兩招給他。王亭之只笑笑不答。

後來忽然有一天，他一本正經要約王亭之去越秀山聽雨軒吃晚飯。到了聽雨軒，他特意選一個偏僻的座頭坐下，自斟自飲一會，才對王亭之說，他真的很想學房中術，因為神霄派本來有這一套功法，學完雷法，便要學房中，然後才可以進高一層境界。只是他當年學法，對房中只知皮毛，所以多年修煉未有進境，是故便來討教，甚至可以拜師。

王亭之說：「你年紀大我二十幾三十，怎可以拜師。」茅哥卻說：「那就不妨互相交換。」他可以教王亭之神霄派的雷法。接着便把雷法說得天花亂墜。

王亭之要他表演一兩手來看，茅哥想了想，說道：「好吧，我下一場小雨給你看。」

他於是便叫伙記拿來一杯清水，對着水唸唸有詞，又凌空在杯上畫符，良久，拿起那杯水走到窗前，像漱口般向空噴水，然後施施然回座，叫王亭之稍候五分鐘，包管要拜他為師。

果然，真的隔五分鐘，窗前就淅淅瀝瀝灑起雨來。這時，茅哥一直放在枱下的雙手，突地向上一揚，王亭之才知道他回座後一直結着手印，如今是往頂上散印。

不一會，雨就停了。茅哥得意洋洋，望着王亭之，等王亭之開口，他以為一定要求傳法了，誰知王亭之卻說：「才下二三十秒鐘的雨，不過是掩眼法。這是下茅山的技倆而已。」

茅哥這時，只好嘆一口氣點點頭，承認是下茅山的法術，因為上茅山神霄派的雷法要結壇，不好在此地表演。說到這裏，他才自報師門，跟王亭之娓娓而談他的學法經過。

茅哥學茅山術

茅哥小時候家裏很窮，父親是個道家的法師，屬正一派，即是所謂喃嘸佬，鄉人則稱之為姚道士。兄弟姊妹一共十一人，靠父親做點小法事，實在維持不了生計，所以他從小就替人放牛，自己養活自己。

有一次放牛，發現牛隻吃山腳的草，不肯上山去吃，十幾隻牛，隻隻如是。開始他也不以為意，後來山腳的草吃光了，牛再不上山就無草可吃，因此就鞭趕那些牛隻，然而牛卻都仍然不肯上山，他心想，山上到底有甚麼怪事呢，莫不是有蛇？

那時他雖然只才十歲不到，不過光天化日，倒也不害怕，隨手檢起一根竹枝，便慢慢沿山徑撥草而上，想看個究竟，於是便一直上到山腰。

這時茅哥回頭一望，卻見有兩三隻牛已肯追隨着他，沿山徑而上，邊走邊吃山徑旁邊的野草，心中一喜，便坐下來，招呼牛群上山。

坐下不久，卻忽見天色突然暗下來，山風四合，吹得他毛骨悚然。心想莫非要下大雨，便立刻站起來向山下跑，邊跑邊招呼牛群下山。及至下得山來，真作怪，才一到山腳，卻依舊日色晴明，風平浪靜。

茅哥是小孩子心性，不忿氣又沿着山徑往山上跑，纔到山腰，卻見天色冥合，風吹樹搖。他脾氣倔強，便站着不動，且看有何變化。然而站了良久，卻不見有異，望望牛群卻正聚在山